

众生·人民路

向步兵致敬

| 鉴明文 |

又到八一建军节了，每每这时，我总会想起曾经有过的军旅生涯。我得承认，离开部队的日子越长，心中那瓶藏在岁月里的老酒就越香，而这瓶老酒就是对步兵的一份怀想了。我当兵当的是步兵，上军校上的是步校，做官也是从步兵排长做起，如果不对步兵怀有深切的情感，那无异于是对历史的背叛。

说来惭愧，我曾怕当步兵。记得我刚从新兵连下到步兵连时，看着拉练回来脸上写满疲惫的兵们，就鼓起勇气去找连队指导员汇报思想，申请到炊事班工作，宁肯烧火做饭也不愿到训练场摸爬滚打。可不料遭到了指导员的一顿呵斥，他说好钢不都是淬出来的吗？怕苦怕累就不要来当兵！碰了一鼻子灰后，我只好识相地走进了步兵班。从此，我开始一次又一次地把一个苦字嚼碎了吞进肚里。

掉皮掉肉不掉队，流血流汗不流泪。这是部队流行的一句口号，可我总觉得这句口号是特意送给步兵的。想那炮兵只需眯起眼对着瞄准镜瞄瞄，他们会掉皮掉肉吗？想那汽车兵只需坐在驾驶室里踩踩油门，他们会流血流汗吗？只有步兵才真正配得上这句口号哩。

我当步兵最怕紧急集合。也许正是梦里依稀慈母泪的时候，忽然间一阵急促的哨声吹响，紧接着就是一句紧急集合的响亮喊声，喊声落下，本来宁静祥和的宿舍一下子被紧张的气氛充斥，大家来不及打个哈欠就迅速从被窝里跃起，穿衣、找鞋、打背包，而耳畔那急促的哨声还在不停地吹着，瞿、瞿、瞿，仿佛这哨声在警告你，只要你稍慢一拍、稍晚一步，就要被部队甩掉了。也就是10分钟左右的时间吧，等到你背起背包、扛起武器、挎着水壶和挎包，在操场上列队完毕之后，连队首长一声令下，队伍就开始了夜间的急行军。此时，不管你裤子有没有穿反，也不管你被包打得是否结实，你都跟着队伍跑，而且你根本不知道要跑多远，也根本不知道要跑到哪里，留给你的只有咬牙坚持，汗水和着泪水滴进嘴里的滋味，肯定是大多数兵们体会过的。

紧急集合闹过的一个笑话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那是我的一位同乡，有次半夜听到紧急集合的哨声，他黑暗中穿好衣服、打好被包，正准备下床时却找不到鞋子，急得他哭喊起来：我的“孩子”？我的“孩子”？我知道家乡话是把鞋子叫成“孩子”的，可他不该把家乡话的发声用普通话喊出来，他这一喊就喊出了一个笑话，从此战友看到他总会打趣地问：你的孩子呢？找到了吗？弄得他尴尬了好长一段时间。紧急集合我出过的最大洋相，就是被包没打紧，跑着跑着被包带松了，只好抱着被子跟着队伍跑，那副狼狈不堪的样子真恨不得有条地缝钻进去。幸亏有位同乡帮着扛枪，否则一个人非落单不可。

当步兵除了苦与累，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吃不饱。吃不饱怎么办？有两句堪称经典

的话，现在看是完全可以写进剧本的。一句是我在步兵连时连长说的话，那天吃白米饭，因为大米是细粮，在当时的北方要定量供应，为防止抢饭，他便亲自掌勺分饭，可他那一勺子饭怎么够我们这些似乎总是透支的兵们吃呢？果然一碗饭下去后，大家喊没吃饱。连长听喊，就指着边上的一大锅汤说：没吃饱喝汤。这话引来大家一阵唏嘘，吃不饱就喝汤也成了大家后来调侃的一句口头语。还有一句话是我上了步校之后，可能是下午的训练强度有点大，吃晚饭时大家喊没吃饱，中队长就以他浑厚的嗓音回应说：没吃饱明天接着吃。这话一出，大家居然接受了。是啊，吃不饱急什么呢？明天不是还可以吃吗？

我在部队一口气干了十多年，从步兵连到步兵团再到步兵师，虽然还是在步兵的大圈子里兜兜转转，但到了步兵团团部和步兵师师部我均已在机关工作，再也不用顶着烈日训练了。现在想来，我之所以能在部队里从士兵成长为一名团职干部，与在步兵连时吃下的苦和由此凝练出来的那股子韧劲是分不开的，那应该是我生命里不可多得的一份营养。我得感谢步兵哩。

在步兵连的时光已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，但这份记忆并没有随着时光流逝而变得模糊，反而越来越清晰，也使我对于步兵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。步兵是什么？那就是吃苦受累的代名词，翻障碍、拼刺刀、武装泅渡、长途奔袭，似乎步兵不把这世上所有的苦吃尽那就不叫步兵；步兵是什么？那就是无私奉献的代名词，抗震救灾、抗洪抢险何处没有步兵坚毅的身影？征战沙场、戍边卫国哪里不是步兵冲锋在前？似乎步兵不作出牺牲那就不叫步兵。

我读过许多军旅文学作品，但至今难忘的还是那首长诗《步兵们》。最后两段是这样的：

步兵走向胜利
用双手把褴褛的旗帜插上巅峰
步兵的身躯上
交错着、重叠着
比十个纤夫还多的绳带
他们满脸血污和泥浆
以最肮脏的模样
走进被解放的城市
成为中心广场上的雕塑
步兵们走过的地方
常常会留下年轻的坟墓
留下大地对战争最清晰的记忆
步兵
很容易使人产生怜悯的感情
很容易让人落泪啊，步兵

时至今日，我读到这里仍会不由自主地渗出泪来，我知道这是对步兵割舍不断的情愫。当下，军事科技发展迅猛，众多军兵种活跃在军事斗争的舞台上，但无论火箭军有多么的强大，也无论航空兵有多么的威武，我还是要发自内心的对步兵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

忆旧·古运河

童年的零嘴儿

| 华霞云文 |

现在的零嘴种类繁多，估计即便是一本厚厚的书，也是记不全的。我属于70后，童年时代，饿肚子岁月虽已过去，但家家基本上不富裕，吃饱穿暖，已属不易，零嘴儿是难得一见，故也别有滋味。

大人有干不完的活，地里农活忙，厂里工作忙，家里家务忙，很少陪我们。即便是吃饭时，也是匆匆扒拉几口，说不上几句，碗一放忙去了。所以家里常常剩下我们一帮小孩。很自由，也很无聊，于是就会想着法找零嘴儿，打发一下时光，顺便填补一下空落落的胃和寡淡的嘴。

跟着村子里年龄大点的，去田间地头找零嘴。偷条黄瓜，摘个番茄，拔根胡萝卜，只能偶尔干，都看得紧，一旦被抓，告状到大人跟前，免不了揍骂一顿。所以更多的是去找野生的，比如拔茅茅针，河边以及田间土路边很多，柳树吐青时节，邀上三五伙伴，田间地头转，找到茅草，忙蹲下寻找，一根根笔直的茅茅针可爱得紧，裹着上绿下红的紧身裙，躲在茅草中逗我们。拔起，小心撕开层层包裹，芯子里就躺着一条白嫩嫩的果肉，微甜清香，很有咬口。有时也会拔到长老了的，没关系，两边嘴角各咬一条，哈哈，成白胡子啦。几个小伙伴们还会比比谁拔得多。等拔够了，塞入裤兜，不时剥开一根，解馋又有趣。

还有一种可充当零嘴儿的是蛇盘子（我们无锡方言这么叫，真正学名我不清楚）。颜色、样子像小型的草莓，大小和蓝莓差不多。不知道怎么会叫这么可怕的名字，难道真的有蛇喜欢盘它。所以一个人时，我是不敢采的，怕里面突然窜出一条蛇来。其实果肉并不好吃，有点甜，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滑腻感，只是实在没有啥吃的，也就成了我们的零嘴。

男生们的零嘴比较多些，而且有点夸张。夏天去捉知了，拿根长竹竿，一头绑上个铁圈，一大早去找蛛网，把铁圈绕满蛛丝，成了铁丝网，然后就去粘知了，一粘一个准，放火上烤，据说那肉特别香。我看着那黑乎乎的东西不敢吃，所以也不知啥味。他们还会捉青蛙蛤蟆，或捉鱼捕虾，甚至抓黄鳝，要么换了钱，要么打牙祭。但对我一个女孩子来说，没有这本事，所以算不得我的零嘴。

等我到了八九岁，就开始自己尝试做零嘴儿。丝瓜花开了，趁大人不在，偷偷将

沾满露珠的黄花摘下，然后洗净剁碎，拌入面粉，加点盐，然后放油锅里炸，一出锅，就被抢了个精光。又香又脆，还有花的清香，很是美味，所以一有机会就做。不过很快被母亲发现了端倪，油壶里的油怎么吃得那么多，那个丝瓜花怎么少了好多？妹妹偷笑，说姐吃了。

母亲找到了我，生气地说：“你把花都摘了，怎么结丝瓜呢？摘掉几朵雄花关系不大，但也不能像你这样干的。”

我太小，傻傻分不清雌雄：“哪个才是雄花呢，我以后摘这个。”

“啥，还想摘，不能摘了，不然以后没有菜下饭，让你吃白饭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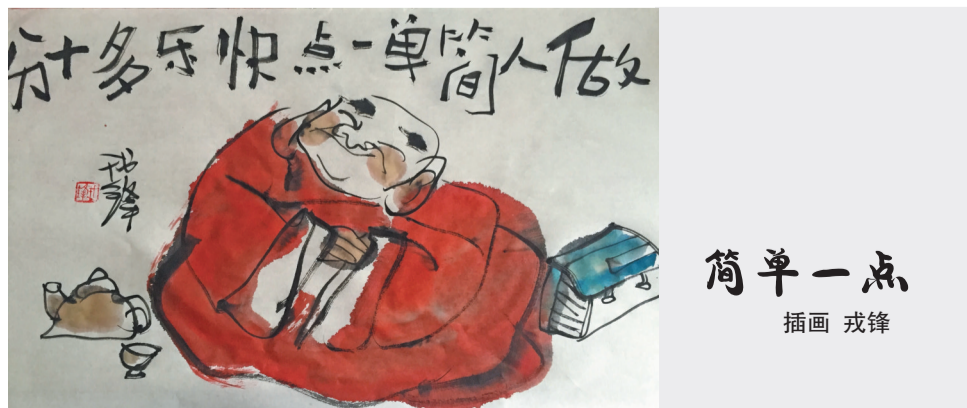
吓得我一哆嗦，低下了头。所以这个美味的零嘴也吃不了几回，等棚架上挂起丝瓜，花就谢了。

要说我最爱的零嘴，非桑葚莫属了。在我家门口有一片桑树林，以前大队里养蚕，桑叶需求量大，所以村前屋后栽了很多桑树。冬天，桑树脱光了衣服，光秃秃的，剩下些枝条伸向天空，像举着的无数条手臂。但我们还是很喜欢的，找矮一点的桩子，坐上去，抓着枝条晃悠悠，笑称是太师椅，沐浴着暖阳，一坐就是好半天。等到了春天，它很快变戏法似的穿上新装，暴芽，抽枝，长叶，开花。四五月间，桑树上挂满了果子。由青变红，由红变紫，桑葚成熟了。

这里成了孩子们的欢乐场。一天要去好几趟，看见又大又紫的，一阵欢呼，看见有点泛红的，也摘下嚼嚼，酸得五官扭曲也舍不得吐。吃够了，你看我成了大花脸，我看你胸口像打翻了颜料瓶，捧着肚子咯咯笑。更有甚者，贪嘴不留穷性命，没看仔细就往嘴里塞，结果让毛虫刺着了，一张嘴肿成了香肠。回家后，大人的责骂声此起彼伏，主要是衣服染了色，难洗得很，心疼衣服。至于嘴巴肿胀的，哭也没用，骂声活该。

我的童年就让这些零嘴儿染成了缤纷一片，里面塞满了笑声和甜蜜。

现在的零嘴是多，可是色素、香精等添加剂也多，尽管新花样层出不穷，可是吃多了对身体没有好处。很多时候，我去超市，看见大人不让买，孩子噘着嘴，心里就有着说不出的滋味。虽然满架都是零嘴，可让父母放心的，又有多少呢。都在找原生态的食物，可现在到哪里可以找到真正的原生态？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就特别怀念童年的零嘴儿。



简单一点
插画 戎锋